

疑耀目錄

卷之一

孔子無鬚眉辨  
姣童  
高皇帝像  
窈窕  
韓縝不識女字  
癡了  
伯仲墳麓  
北音無入聲  
巫覡惑人  
鬱林葛  
韓昌黎未見道

舜有兄妹  
誤躬作弓  
許由  
孟母姓仇  
漢祀以驚易鳧  
顏子安貧  
蘇武娶胡婦  
經濟  
生煙  
泰山神祠  
洞庭湘妃墓辨

生子無功  
書籍枚行  
五霸  
放生  
望帝化鵲  
古人辭大  
徐庶歸曹  
漢唐二高識度  
萋字  
星命  
附徐司馬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央圖書館藏

歸業山房藏書



石經

卷之二

賀李貞乞休

柳子厚非國語

施全

賈誼蘇洵薄德

噴嚏

生乞曠志

荔枝

石炭

介之推燭之武

閱服而產

詩叶管絃

妒婦不可少

莊周鼓盆

四凶

司馬文正海忠介

佛書入中國

殿廷植花柳

黃冊

尾大不掉

雁足書

羣龍無首

佛不能作福

書啓慎餘字

術者決毛荆公去位

易字義

楚子問鼎

漢高后答匈奴書

夥頤沈公字義

漢書人物表同名

機雲為顧婦贈答

六朝文法不通

雪月二賦

韶畧非呂望筆

明月夜光

珊瑚

輦路

慎子名姓辨

結字卽髻字

名字相同

冠服不必反古

袴制

禱夢九鯉湖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坡公論畫竹

坡公詩文

佛字辨

瘡病聖人

大麓辨

經與傳各行

三字名辨

論語微子篇

二王名字之繆

針砭藥餌

寇萊奢儉不同

觔斗

劉表工書

有餘不楚

水銀

焦仲卿妻

夏世最文

字學之難

班固賦用騶虞

罪翠眉金

服玉屑

西方聖人辨

齊罇鐘銘

鷓鴣

花蓋夫人

卷之三



八分隸楷辨

障車文

晁無咎能盡

男女兩體

婦人自稱

衚衕

二千石

七均七始

文正美謚

白牯青奴

至老稱詩

婦人裸撲為戲

餐菊

古章奏皆手書

燕脂

火浣布

象

海月

七七

卷之四

圖書生冠

東坡前定

莫愁

建文還京

周禮大司樂辨

檣杙

丘明非姓左

射策之制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詠花不語

瓊奴

骨肉相關

五星聚

雲南荔枝

石奴

秦法棄灰

樂府譌缺

司馬光辭知制誥

蘇子由制策差錯

黃六

粉

太玄潛虛

天地止有三行

詩文必有所本

蚩尾誤作鷓

烏鬼之辨

滕王蛺蝶圖

宋紙背面皆可書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婦人以父姓為名

習流

茶用鹽薑

臧文仲

官吏不得受臨臨飲食

陰陽地理之說

死而尸溫

宗藩之盛

俎已

楊用修妄改杜詩

衣冠以白為忌

餘日子

雲列祀典附徐司馬議

佛經不真

李至有功名教

壇醮之始

雞口牛後之誤

拜怡不古

通家之稱

假葬

地下有世界

帝王簪珠翠

晏安酖毒之誤



醫割雕字

窖養花木

蕊苓字相通

治亂甘苦黑白

介雞

鬱邑之辨

蕩字辨

無廉耻做得尚書

孔子采詩不及楚

三十六奉朝請

詞人用事

惡獸鳥名

佛不度女人

上林羽獵二賦

風流罪過

佛經恐非面未大意

仙書皆偽筆

仙宦非共途

陶淵明乞食

道學可護短

姜維母書

天問可疑

元微之詩

元自皆無兒

九歌

禹娶四日即治水

荆公不事修飾

古今雨昇

西北水田

詩文顯白古奧

古無騎字

露筋廟辨

儒教不必相授

宋玉招魂

二王書法

丙午丁未

老於官途不能自引

卷之五

蒼梧寄生酒

糟可療目

朱考亭妄評杜詩

阮宣子斂錢為婿

帝王謚號

元俗近古

以詩句定人品

滌地為南北要地

乘律不講

國初來驢

詩法

淫亂之始

婦人遭亂

王導遺誅

陶侃被誣

青紙詔

祿命家言

司馬遷論五音

改元

列里難行

漢昭烈顧命

更漏

學官

邵堯夫不娶

險字押韻

世宗東道教

晉八伯

煙夕

蘇東坡寓惠

韓昌黎登華山

戴逵阮瞻

邊詔

孫叔敖

寒食

上墓設烏飯

生兒詩



以行呼

太監雲奇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東漢碑文

繡襦傳奇

婦人不宜稱姬

生而有文在手

玉牒

牛頭阿旁

梅竹宜瘠地

漢閨之誤

烏寶

骨董

持齋

卷之六

茶

書簡用死罪

孔子責冉求

解豸

鼻天子冢

九言詩

九河考

柴桑

擊壤

五大夫松

蘭杏

社稷

女兒把子

篆體

古裝書法

五刑

戒蠟

火葬

鉅靈

藥樹監樓

姻媾

石有生長

拾青紫

林逋

張楚

王道王路

伯益之壽

張生夢舜

司馬溫公之貧

龍涎香

荔枝

以糟飼馬

芍藥握菽

東方朔滑稽

二氏

諸葛入蜀

觀日出入

獸名窮奇

秦始皇年歲

張德釗書石木孝經

受財產

尊鑪

皇帝王

佛書可疑

珠池

子孫用祖宗樂

檀竹

樂府之誤

王弼註利負

夷齊不食周粟

堯舜被誣

儒釋相通

琴辨

漢碑

消摩

冢里

千文

木棉



朱提銀

古樂之亡

河清酒

人奴

燒酒泥荔枝

盜跖

弱翰

鯉魚

夷奇考

王荆公不知詩

卷之七

纂修恩賞

醴

穎師彈琴詩

磁器

不合時宜

王勃十歲曆

李虛中以疽死

在齊聞韶

封禪

禮部韻

四民

祀孔子之始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宮詞

顏謝優劣

蜀漢不制樂

無逸之誤

在田之義

不庭

龍蛇歌

今隸

馬汗血

吳復古

孔子姓氏

精舍

看畫時知孤寒

護無龍

齋醮

視草之義

皮船椽矢

赫胥氏

九還

孔子不言樂

龍耐通

易有小石

古琴

曾點鼓瑟

帝王之後皆蠻夷

禹錫玄圭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分野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古祀必卜

星隕如雨

爛柯

藥箭

水利

漢劉熊碑

癰疽瘡環

老人子無影

驢牽船

不信夷齊扣馬

婦人在軍中

眼鏡

絹易虜首

曷字辨

天門開

譜系之學

老始學詩

五經皆有韻

火鈐

乞燔

文天祥考

郭公



九列考  
閔侯謚辨

墨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黃山谷不言命

折字法

誅少正卯

薛居正妻

璽印

梧桐自生

石介真蹟

郭沔陽二十四考辨

漢書古本

不施其親

儿

書經今文古文

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耀卷之一

孔子無鬚眉辨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長弘之所訖。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備矣。獨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稱表也。綿書所載。舌理七重。又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頰頰鬚髯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弟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于



溫陵李贊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為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鬚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為稚幼而狎之。非真謂果無眉鬚也。按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嫫舜妹。嫫或作媼。史正義作顛。又作繫。畫始於媼。故曰畫媼。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媼每為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案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

于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史皇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畫紀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評畫所自始。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妹媼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羨。謝曰。臣無動。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杲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教。深媿無功。李主曰。此輩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此。

姣童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僧以能應對間禮節者進。轍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騷。



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為其所使矣旨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奴童如護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來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交遊中嘗以為謗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尚恐為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駭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為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表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為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馬道季愚請令刊國

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鑄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鑄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為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于讐對故往來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護形虬髯在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余直西者始得



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及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聳其肩兩鬢橫分鬚長覆臍皆翼善冠衣綠不正立頗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紙蒙之不敢啟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楊子雲亦云誇大者為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為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先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尚不屑為九州長而楊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晉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等皆夷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鬻與齊桓晉文為五者何燕泉亦從其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鬻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當以春秋為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為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楊子方言以美心為窈美容為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為德楊用修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為謬余謂不然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即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孟母姓仇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掌齊後也晉有郗郗掌同前涼掌椽宋有掌高錫修本草者即同孟母仇姓仇掌通用字書及爪為掌

###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庖犧當為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厨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 韓縝不識女字

與俗人書劄不可用古字多有不解者未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愠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

### 解古字如此

### 漢祀以鶩易鳧

武帝奈宗廟以鶩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鶩與鳧大小相當以鶩易鳧想必有說俟之博古者

### 望帝化鶴

子規子雋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鶩又曰催歸又曰秬規皆一鳥也來敏本蜀論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為相許慎註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死化為子雋鳥杜工部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余按常據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决玉星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每聞子鵲輒悲而思之是子鵲之鳥非望帝所化明甚癡了



晉楊濟嘗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宮事宮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豈但了宮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間世無一不了矣

###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采公東郭咎其難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于後世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何怪其美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 古人辭大

晉周處嘗為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宮微拜散騎當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微今之仕宦每有在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 伯仲墳麓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墳麓注疏及朱考亭注嚴氏緝咎未能究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言聲鳴而徵聲和獨墳麓則二器共為一音墳為宮而麓之徵和墳為宮而麓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墳仲氏吹麓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指門祚衰薄孤墳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 蘇武娶胡婦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勳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勳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



月勳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慮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未勳之見耶第未知此胡婦美陋何如耳或曰胡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丁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為掩口

徐庶歸曹

晉周勳為西戎校尉守涪城毋妻為符堅將楊安所獲遂降于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勳既歸秦屢折辱堅又嘗潛至漢中為堅迫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被撻徙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于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

北音無入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知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譜太和正音譜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之舊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為溜以國為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凡為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故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為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予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場首賣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耻於下問及其為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有一二程年三十有



八九介甫皆以為不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為朱考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帝初為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請飲因相昌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帝乃曰鄉者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責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古今欲為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佞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為漢祖唐宗之所為者不知其幾為父老書生之諛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

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矣他人求福非望以陷于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追而殺之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矣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池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為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英雄如李而肯處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中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即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為之者即古之覡也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饑當得母乳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抱此婦人覡哺乳此婦人不學痛哭而婦語其夫以聖為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怒持之曰汝子死而問聖：妄為汝子而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之設他日汝夫死



汝或問聖而聖妄為汝夫欲求汝得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敬俗未改者謂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今魏俗已葬竟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為子正同

### 生烟

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數文生宋人小說以此生字為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揚用修亦以為然至引謝朓詩遠樹煖芊芊生烟紛漠々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此為生烟何者為熟烟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炁之生方有意味

### 萋字

今南人多用栴榔及萋然皆不解萋字劉涓子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辛香生巴蜀嶺南即鄭樵所辨西南夷傳萋醬曰浮留是也又各扶留徐廣曰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羹萋亦作枸音矩徐廣注音萋俗呼作萋蓋本於此第今乃藤坐非樹生也故萋醬者以萋為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萋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蜀時求而得之者第酒之林亦可稱林酒乎今巴蜀絕無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葉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涓子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薑木酢小顏云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 鬱林葛

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齊武帝作估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着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曲即今之鬱林葛也

###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詳神所自出余閱馬  
端臨通考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  
宋真宗登封先嘗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  
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鑿石  
為龕祭焉及考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  
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符道  
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岳亦名天孫豈以此邪李白遊泰山  
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  
宋而香火始盛耳

### 星命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  
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蔭耗之星  
天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與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  
以柱千古之惑

###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未之見  
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為有識者所嗤即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  
綻通篇十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  
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  
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為時輩推許  
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  
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歎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效也始  
以諫佛骨而見斥既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  
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論其徂徠集中不  
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 洞庭湘妃墓辨



按永列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為湘妃墓古今相傳為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皆溺而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遂以二妃為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為萬世不解之惑及樂正子襄字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延秀揮塵錄吳格甫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後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蕭詔峰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荆列牧劉表所建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尚書舜五月南建狩至南岳即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典陟方註亦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允足掩口夫尚書所稱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于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大尚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百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傳會故傳禮者又傳會傳士耶或為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克妻以二女五十橫行天子年五十八克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



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宮垂裳  
恭已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  
而巡狩耶况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  
死是舜之死蓋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  
為巡狩歸退之乃之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  
者釋陟為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為章句

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  
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  
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旁無為之舜於耄期之時耶都玄敬  
聽兩紀訖乃疑舜冢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  
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狩至於南岳  
豈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  
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玄敬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

源曰象封有鼻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庫也即今道州九疑之墓  
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  
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  
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  
舜祠下得筮白玉之瑄十二枚呂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  
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  
后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瑄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  
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瑄以和八風則白玉瑄  
為舜之寶器明矣胡為子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  
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  
得白玉之瑄遂傳流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  
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于岳山又  
海北經有舜臺、即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



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又賈續記云舜葬于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翊能銜土成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瞑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曆教既往歸理茲山真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四說尤妄誕不足辨故朱晦菴粵西舜祠記業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為之辨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為得之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乎禮有三不吊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吊之災萬世下卒未有辨白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即堯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為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有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即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鑿通無方尚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為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為天地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怪之說既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於洞庭小水為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為夫人乎此王逸歸愈所以刀辨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為之說此二女者當為舜之第三妃矣此氏所生者是舜



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所做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為洞庭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為舜之二女黃陵墓為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為實至引陸出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可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即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有者娥皇也葬于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徙封于高故曰高均高州有女英塚至唐時盜乃葬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四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塚絳州鼓堆祠神為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渭與高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究明甚獨盜所葬女英塚乃多得大珠璆金玉盃又似与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能無疑有竹書云烏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崗一名鳴條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為南夷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真寢不可考記禮者或傳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傳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為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則雖南巡矣斷非崩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渭一葬于高或葬于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近代撰楚通志者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不得不為之辨



讀洞庭湘妃辨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崗即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註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註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尽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辨今天下稱蒼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為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作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據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為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為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祉章有帝都冀方而身沒乃葬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為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為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陸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為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



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不殯者而以証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既無定名安知古焉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焉條地可為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尚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攻自破矣

### 石經

自有九經以來鐫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八石經而其文則謬議大夫馬日磬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即張馴韓說太史令卓賜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大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華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為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喜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喜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喜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喜平石經雖知為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為



何經光石經非惟不知經為何經書為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既書七經之外未書者喜平續書之喜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之石經不知其書為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為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魏陳留耶鄴淳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亦即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為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為何經筆為何人一字二字之為何體也○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未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

宗孔溫業弊是正之凡九經甘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為何人書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鏡石太和七年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并存經論語爾雅為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存經論語爾雅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即太和九經自存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為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衆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永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即周易尚書七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秘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玄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蓋宋楊也○偽蜀相母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禮孫明吉書七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



子來宣和間席叔猷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  
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卽叔猷耶春秋傳  
亦未知為何人書而於祥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余幸  
承乏西省校閱秘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  
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  
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  
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為何人書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  
當是宋物真希世寶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宋至和元年命  
皇姪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  
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  
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  
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  
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  
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  
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  
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大學然御書  
間有因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  
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  
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  
此亦腐史千載特達之知也

賀李真乞休

賀李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為羨於余及其時年已八十餘矣  
故其回鄉詩幼小離鄉老大回聲音難改鬢毛衰家童相見不  
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為耶李  
真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  
共食李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



由得是李真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  
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為風流則鑑湖  
有靈必為吐穢矣因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間曹耳若居津要  
未如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為貴小邑歸休何足  
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凝耀卷之一終





疑耀卷之二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選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銜但封人輒排作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即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為第恐其不能為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即可為國語否耶而奈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為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讎秦豈忠義在人心即息私不能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即誼  
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為布衣時未知  
名有推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  
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頽瀆文章滿天下獨無一  
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与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  
請納拜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  
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已難賈誼之於吳公老泉之於簡夫可  
謂知己矣豈有所謂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即  
願出門下身後即歸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  
相趙文懿公門下二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輒肆詆毀  
真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即貴顯之家不輕造也  
偶廣陵守署中有病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  
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声守問曰何為而嚏醫曰外人  
有念醫士者守笑曰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為  
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  
知嚏為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  
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錄契丹  
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蕃漢臣僚齊道沿發離華言萬歲也  
今嶺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即此意故漢藝文志有  
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  
季秋行夏令則人多孰嚏是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  
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中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



· 徒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薤銘度幾名附旌文不磨滅乎後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負暄襍錄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不可燃為薪隋王郡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為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為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為氏而其本

姓竟莫司攷

開股而產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股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股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女次李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為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為妄矣而弗論見亦隘矣彼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育圻而生契皆為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股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人妻生男從股解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



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  
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悞入聲律來玉灼碧雞  
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  
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悞皆非諸公原文  
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為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密杜業  
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試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姿  
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  
運多墨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  
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盤絲段賞  
之余謂胤嗣既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止鼓盆而歌世以為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  
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昆屯窮奇桀杻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  
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為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  
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在戎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  
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  
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  
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  
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  
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弔衣以致奠



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者押班  
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  
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列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  
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  
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  
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溟雲谷祿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  
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  
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  
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聽事不居  
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間見我何為欲言事予鄉民  
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爺顏兒耳有朝至暮不夕沐及卒於官  
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資還觀之日老幼提携頂鑪香夾  
道呼海爺口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  
郡邑相傳公已為神昏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  
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為執政君子  
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  
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昏号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  
其為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第忠介得於  
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  
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  
後人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祭下請斂塚劉棺帝不許及奪贈  
謚仆所立碑後貶崖列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  
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冷聞小已此  
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



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到白  
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又漢哀  
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  
馬未入中國之前也况明帝時傳教對帝所言皆佛書使先  
此未有佛書教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  
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十官淑  
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求朝殿廷則桓松楸而不  
植花柳者以兄嚴親也戎朝殿廷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  
帝卽位暈初虞玩之与傳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  
政端云々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  
制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  
為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即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  
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  
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澗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  
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  
常惠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托言上林獲  
雁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克信使使宋宋留之  
莫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



似有所訛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千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帟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復書十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為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 群龍無首

易羣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頴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俾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群龍俱興之時我則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為禍始即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群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持坤為然也余故曰群龍無首謂無為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為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有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也

### 書啓慎餘字

今人作書啟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啟必於紙尾批曰与某人如來時詔勅批荅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 術者決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且夕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為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無疑何卜公慨然歎服去意遂決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蠃也守宮形象也是易即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从月為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下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形何象焉爾雅叙蟲有曰王蜥蜴者注即螻蛄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江北人呼為跌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亦曰場而从勿不似月者象其足也且跌与蜥音相近或跌場誤為蜥場亦未可知况爾雅止言蜥場未言蜥場之場為易也即跌場之場亦未明言為易然曰象形則易为跌場而非蜥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為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曠也周為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為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豈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為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答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諄諷甚矣高后召群臣議樊噲欲擊之李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即不能直詞切諫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旱干過聽不足以自汙能無汗顏乎

影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影頤涉之為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為影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影多驚而偉之故稱影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止言影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影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影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兒也沈音長舍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為宮室深邃之兒則於影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為顧婦贈答

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全石軀慰妾長饑渴是以為彥先之婦贈彥先也且士衡既為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為彥先婦答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真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才之資處雁乏音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昧寤生匠者時矧不免饜賚以匠者時矧應在木句以不免饜賚應處雁句而於中間乃添入卷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既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為亂耳茅希逸警語濬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錄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即惠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官道之子

韶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為太公望之書茅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為此書久或已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韜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人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為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階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階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階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階者非漢中山國之階矣豈上古故有階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階侯者亦卽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階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明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既云階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為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為夜光吳都賦亦云階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昏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階珠以為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為通稱不繫於珠与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与璧凡珠與璧夜中能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階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為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據珊又桑葛切

###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李說同是輦道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埤內



之道為甬路乃傳誤也

###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趙岐注慎子名滑釐正義曰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趙人謂慎子即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為慎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慎子以滑釐為名而以到為字耶皆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入曰慎子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為氏而以滑釐為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 結字即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音界即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魁結即髻髻乃借結為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頭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髮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頭高結髮是不知結即為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為髻髮似誤蓋結髮即髻猶讀結為髻字義能無重複

###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目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知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為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緡帶每



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 袴制

禪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鉅宮人使令皆為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 禱夢

閩中九鯉湖禱夢者響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庚子請告南埭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卽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錄載漢中常侍外輔碑陰其鄉人為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八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為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于閣堅之輩似亦可耻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与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閣堅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堯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庇安能有此洪造因引漢靈帝將太丘長陳仲躬吊中常侍張讓滌葬潁川事以釋之便自快然蓋時政既昏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處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為閣堅勒石借其名以為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



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与可篋箒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蠅蟻蛇蚶以至于斂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而為之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逐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鵲落步縱則逝矣与可之教于如此予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情為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為然即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真然多失於粗止能為白居易則以信乎括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知坡公也

### 佛字辨

今人以佛為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為西方所製則譯之為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之者拘戾而不捉之言也又秋名曰嚮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即為拂而古文拂作𠄎又作𠄎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弃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為覺蓋誤者尊信其說而故為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未嘗以佛為覺乎即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十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即病瘧是瘧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且亦不能回天也

### 大麓辨

書克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為鎮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錄尚書事蓋本于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者王克已非之矣張允成四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惟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為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

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雷風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雷風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觀之不喪七鬯舜能不迷於烈雷風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雷風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闕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雷風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与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不能成礼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 經與傳各行

漢初為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



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有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也

###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繁菁謂之繁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為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与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繁菁之字即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蓀丈人次逸民次太師鞞去周此皆門人叙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懷恨而信任小人無大改而弃故舊則新聞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紉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為三仁為柳下惠為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猷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於逸何与猷有成義於敬何与父名義子名猷尤為可笑禮舍文嘉曰義者猷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猷音義禮舍義尊即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與義通故義與猷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猷名



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為之、并  
剖九針以極大枉、余意百州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  
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已有之矣、非始  
於黃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  
針本以石為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  
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 冠萊奢儉不同

冠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  
弘事新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列時製花璫、燭不  
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徃、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  
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公孫、

### 勦斗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為勦斗、戲諸書皆作勦斗、惟孫吾  
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未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  
跟也、或作跟、則勦斗字當從孫吾、為跟頭、謂以頭為跟也、今  
作勦斗、兩字皆誤、

###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  
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  
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  
存者、祇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  
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  
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以四分度之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 水銀

水銀一曰永廣雅謂之瀕音同本竹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高列道列郡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虜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以水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則煙飛於上水銀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煨也及按西身志云泗城外出水銀取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斫高縛雀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鑊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列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州異也

###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始末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為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 夏世最文

夏尚質周尚文余以為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即今攷古博古二圖



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向復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為文其文陋矣

###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誦篇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為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臯令印臯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况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西都賦遂以騶虞為蒐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駟鐵然則詩言雉鳩以美后妃之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雉鳩呼之耶

###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各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弃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即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与安實疾



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答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与余得此為之豁然茅階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為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 齊鑄鐘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鑄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人云母先言母後言文未詳其義

### 鵲鵲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鵲鵲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為裘不知其解

### 花英夫人

孟蜀時花英夫人有宮詞贈矣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許乾

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為名凡駐輦處皆有題吶鑄十金石今載在豪異秘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英上尚敷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女繁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也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景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即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亾耶余按諸傳記花藍夫人姓費陶九成較耕錄曰夫人乃徐巨璋女實拜實妃號曰花英者以喻其美也不知与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見畏也





疑耀卷之三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卽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為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倖就乃約之而為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為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即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為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為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為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李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楷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攄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

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々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水興出乃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邇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休唐以後隸與八分為一體而楷遂自為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丁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為古隸可也

丘明非姓左

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與地名丘墓者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丘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居誤作鳩

今宮殿鳩尾之鳩非鳩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



乃飾以虫尾虫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鷓殊誤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妝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貧々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

###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為射策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攷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 烏鬼之辨

杜工部家々養烏鬼頓々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為鷓鷃若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毛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若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為神鬼非鷓鷃也余嘗疑

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為正若溪為謬益下有食黃魚語非鷓鷃而何

###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々譜亦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 韓昌黎白太傅皆或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為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耽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



墓誌歷叙以服食敗者數人為世誠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誠人而不知自誠也然樂天既知諷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樂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衣以藥術為事乃知異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謂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為男半月為女為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強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疴來趙忠惠帥維揚曰其僚友趙參議者有婢甚慧點參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益身有兩形前後姦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

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漆喜私通事正祠類張師正採異錄景祐中廣州船商章某女年十歲變為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曆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為博人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為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人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狸所化生耶第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



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為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女常以夫姓自稱為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節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后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為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為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為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句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從官府文牒翻其背從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賤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衙衙

今京師呼巷為衙衙蓋胡語也世以為俗字不知衙字山海經已有之食鶩鳥可以止衙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衙獨衙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从孤寒為安身讀書从饑餓為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為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置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亡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可相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為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即黃闥也內人者闥人也漢給事中位決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結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曰莫入對青鎖門拜名曰夕即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為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為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即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為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之姓為名如春秋王姬齊



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蒲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為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為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為七也宮與商高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為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為業當是荔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罪人正義謂流利慣孰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



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為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諡文正何也

###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葉每病輒稱石瓮陳後山有詩服石為石奴言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為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為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 白牯素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尚有日鯉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竹器懋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為白角簞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簞固是的對茅後山詩博而核萬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為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弃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為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頌馬政游北別群是毋燒灰者亦為馬也固知弃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



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懲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祭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 至老梅詩

龐相國籍喜梅詩即相府幾務冗祿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丈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矣不得不弃去耳

### 樂府詩賦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鏡歌也當時采於民謠祿以超代秦楚之風而傳也永久訓誥諷諭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為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一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充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十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臯子五臯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臯為不順之鳥言母携其子捨已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祭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与母併其數為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与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為己甚卒以此喻為臣則非三宿而後出畫之義以



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者。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心不忍之意。予嘗欲愛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於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更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更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為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事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為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我國有以二卯奔千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米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及有司叅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散受人坐贓。論其有



司馬光辨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侍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辨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為人指笑及辨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牒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从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袁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于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吉凶亦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堂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為子孫求福沃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



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  
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後厨人烹滷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  
真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 蘇子由制策差錯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  
卷內有圓筴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筴字號之卷又所  
對一兩事與所出差并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圓字號為第三等  
筴字號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遂  
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筴字號卷為不入等溫公抗議筴  
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  
中最為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為未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  
言果切直不直亦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軾也今輟集中所對  
策原無差并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輟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  
有差并當是少年間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十  
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圓筴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  
不敢殯殮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  
放有詩云三徑積荒州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  
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蛺蝶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  
未經見者

###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貢學士直駕為諫官有所條奏仁  
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急在仕藉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瘴



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借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勾欄中譚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為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為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曆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六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侯籍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驅胡虜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為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為之非彼之州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州為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黃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藍燕或作燕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弃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筭嘗為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頰闌人豈不充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州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烏支山今我婦女無顏色以山有艸可染胭脂又不獨出西域也

粉



古今實錄曰甫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  
即今鉛粉也婦人傅粉白秦始余案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  
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  
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  
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今婦人以朽木炭研末抹  
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  
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宮人  
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啓玄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

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  
細安是黃黑俱眉節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妝梁簡文  
詩同安鬟鬟梳異作額間黃虞世南表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  
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  
媚妝隨意皆可

### 姐已

姐已古書有作黹已者說文白而有黑曰黹字統黑而有豔曰  
黹一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姐已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玄妻亦  
云其兒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  
得波斯女黑帽而慧豔銀屨之賜号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  
廟有尚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寵冠一時則黹已玄  
妻當不誣也

###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  
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  
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故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列記同此卽周  
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  
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



外諸國人市嶺南者，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為木皮為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為帽，人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為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為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 太玄潛虛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揚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氣出醅，醅出酥，酥出醍，醍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翻中覓酥，從酥中覓氣也。

### 揚用修妄改杜詩

揚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賦出豕之敗，駕後人改出為突，乃

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為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為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為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兒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群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為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即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鷄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秋天不肯明，兵于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唯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欄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殿日記載象營三象  
死剖之其二膽果在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已亥今象房象死余  
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謂象具十二肖肉惟象是其本肉膽隨  
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  
跂云象肉勸理改、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  
象肉十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為一  
行人頗以為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  
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  
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秉氣而  
浮虞聿曰天形穹窿如羅子幕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

如覆盂於水而盂不沒氣統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  
地即有一尺來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水之凝於  
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  
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艷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  
氣隨氣為水母氣聚於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  
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  
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潤之則陰  
氣盛陽氣微而為沍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  
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溢易至汎濫涸  
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為循環於無  
窮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為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為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即



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着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者帽亦以白紗回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着白接羅接羅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青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為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从光軀巾拂塵即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々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鞞皆从白昧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為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為忌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端从白門為不解諱之石丞江謚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桂席拾海月有諫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

如鏡白色正圓其挂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

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為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即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甘子一桶王元美宛齋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子凡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



甘物之難博如此第相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得原  
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過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  
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  
後七晷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晷散也七之說蓋本此

藏書卷之三



疑耀卷之中

圖書生創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何圖左旋生教也洛書右旋剋教也一生一剋天地且不能違而沉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即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雷雨以雲為首祀是雲之為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也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臺議

易化象稱雲雷化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即雨也



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為雨之雲如卿  
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為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啓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為之所謂  
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牛山寺每以金漆木板寫經書名目往  
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  
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隙久之其製漸精或人以縑囊盛而封之  
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通謂之簡板至淳熙  
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竹簡市中  
遂製竹筒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  
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謂盧杞提三百紱文  
刺為名利奴却惜遺牋踏福過于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

刺何稱紱文率堪寸裂即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為之  
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東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  
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  
制而為之決非古制至此特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  
乎其質答于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  
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濶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為全東者  
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  
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面上一紅籤僅如筋姓名之  
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啓而其字草  
書益真跡也今用副啓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  
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多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



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歸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畧同及南海謫還百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隻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公

###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十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辯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為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外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誠其子恪曰自唐及汝三世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為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木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開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木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有自名為莫愁者甚為僭瀆是以莫愁為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茅在今承天府即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藏質為竟陸郡時所作是為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謠嘗召人楚宮古



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又云聞催下揚州相送楚山頭  
唐人詩莫愁竟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潁  
洲則莫愁為楚女明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姬  
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  
竟陵之與金陵石城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即金陵有莫愁當  
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  
愁矣

###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為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  
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百以吾孔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  
和中樂府從此為戲太宗嘗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  
尚不可况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  
至者誠有鑒於名教也

###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籠之至教十年遠猶不  
瘞埋者徽郡為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徐販議哥郎  
誥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  
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  
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  
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留題四詩於橫州  
南門壽佛寺責州通志則从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  
菴與鄭曉吾學編同余意當以貴州志為正且帝之還京在天  
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為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  
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同公金滕子路詣禘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禹書內宮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間者多以為幻妄余閱西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千丈井底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始以告列府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辨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高音鄭氏注曰祭尚柔高屬金剛也故不用高此傳會於內事外事剛曰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為之說曰周以木德王高之金能剋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議緯家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亦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謂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高屬銅故佩玉之聲中高律者不用尤為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高調中者即黃鍾之高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高夫



五音之全易辨也其半而為少為子又為變難辨也周樂奏於  
圓丘者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於方澤者  
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奏於宗廟者黃鍾為  
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  
述其子聲且故熊明來謂大司樂未嘗無高而嗣高聲者符不  
用於起調與卑曲也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  
如唐以上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嗣高宋因唐制亦嗣高  
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  
湘妃怨吳頰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  
之無高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  
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律之為正為子為變  
者亦皆含焉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高  
必見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  
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  
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  
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即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  
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槩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  
高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強作解  
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賈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  
而又文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衷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  
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  
遲久不亦宜乎天高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  
得衷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尚遲  
久而嫌敏急不以高之正聲為宮耳謂之無高聲不可也又嘗  
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  
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



奏相合乃為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也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則以黃鍾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鍾為宮而其起調亦黃鍾之羽非黃鍾之宮也夫黃鍾為君律宮為君聲起調即無君而入調雖有君又為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為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皆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為然也孔子之對賈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益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為殘闕漢存文特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翳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為徵又復重出其為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尚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書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徵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為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况從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即周公所謂羽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鍾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鍾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為角為徵為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乎謂五音



十二律古今微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為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即聖人之聲亦未嘗一一合律也蓋五音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其在之詩當漢儒時即平上去入四聲尚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景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奎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談况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論誤益寥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鍾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妃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高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為樂鄭氏之謬蓋泥于圜鐘為宮以下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上文不同因槩疑祭祀歌奏皆不用高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增其妄蓋此為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合樂而奏之二大祀為重故迎神至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宮相生為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既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別義如圜鐘得房心之氣



是為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與鬼之分  
是為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示黃鍾虛危之宮是  
為宗廟故首奏以逐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即鼓  
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為降神而作矣若夫  
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尚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  
注並無一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為此自四樂  
各舉其一如黃鍾一宮水太簇為徵即林鍾為宮應鍾為  
羽即太簇為宮大呂為角即南呂為宮之類然圜鍾一宮  
再奏黃鍾為角係夷則宮又奏太簇為徵姑洗為羽俱在  
林鍾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  
解即朱說亦未為傳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  
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為  
徵次清益之為商次濁又損之為羽最清又益之為角居  
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  
母之義巨大祀者天陽而徒純粹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  
始圜鍾陰律以帝之明益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鍾太簇姑  
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夕明用事相間各一律  
律遞減一寸吹之而和調俱含宮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  
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鍾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  
生太簇太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生姑洗四  
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  
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頌位成章黃鍾起  
于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  
合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統立  
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  
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鍾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



鐘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鐘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四聲為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園丘以黃鐘祀方澤以林鐘祭宗廟以太簇既與三樂稍別協律即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闕鐘祀天函鐘祭地黃鐘禘樂曲凡四又似合樂不但為降神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為物以羽役宮為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在非之蓋旋宮也者即潛宮也古人以其迤相生為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鐘潛行于十一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謂避之哉武椎旋宮闕起黃鐘宮至夾鐘為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闕後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之上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鐘以應鐘為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以真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為周樂皆起子羽為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豎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不同而調同况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為經即一宮一徵一高一羽聲止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為緯則宮商角徵羽半高半徵備焉



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為次害可合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為決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于必不可信者必字、如聲乃為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強造字以傳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別為二義以后字為上聲實字為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噓况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闡之樂律之辨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玉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為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亦有所倣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嘗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 枹杙

枹杙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枹杙能逆知未來故人自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為枹杙亦一說也

###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安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鴆、乃毒鳥上曰燕



安下日鴝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配亦鴝之譌耳

### 鬻削雕字

爾雅什畜象謂之鴝角謂之鬻一本作鸞犀謂之削一本作龍  
玉謂之雕一本作雕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  
據也

###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  
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燂煨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為  
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  
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  
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  
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  
火氣俱半也

### 蕓荈字相通

蕓即荈字與蓮字通通雅傳龜十歲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  
作荈聲相近借字也荈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浮於小  
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荈以首陽  
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荈者也

### 治乳甘苦黑白

以乳為治以苦為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黑名為  
三點白

### 伏雞

左傳季郎之雞闕季氏伏其羽爾雅翼作荈其羽謂以荈菜之  
荈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永詳其義

### 鬱鬯之辨

古者釀酒以黑黍為上其色必黑余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



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  
動也今人乃以黃色為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  
和酒豈其法不傳耶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為鬯是黑黍之  
酒即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  
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辨耳

### 藹字辨

詩即有旨藹旨藹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  
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藹  
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藹綬與釋草藹綬同文羅願遂以  
詩之旨藹為鳥與上防有藹藥為偶謂藹善相地而後稟巢若  
有驚懼則不累也藹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  
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藹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畜之旨相  
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芾未得  
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藹之藹從草其為草無疑不從草其為  
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辨之而諸說紛  
也

### 無廉耻做得尚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過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隸  
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  
既是生員當有廉耻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  
耻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耻士人曰若有廉耻如何做得到尚  
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  
耻乃做得尚書之意也

###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即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



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賦古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為國風獨不及楚為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潛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弘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尚書即仰望古人殊為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仲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惡獸為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音習主簿以之為名未審其意北魏元叉名夜叉弟羅刹夜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為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楊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陽斐謂離係以  
墮墻填壑亂以枚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  
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  
願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  
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基答潘曰觀過知仁  
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  
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堅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宮商體裁  
以入絃為義今改梵為秦失其藁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  
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今區微也今之經卷采皆西來大意乎  
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偽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云遂  
替顏色迨五十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  
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乃作今人筆其偽無  
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  
誓去如是當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叛王方平書亦云先  
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覩來卽去其體  
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偽襲也

仙宦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殆者保命君嘗示以書而引漁陽  
田豫鐘鳴漏盡之語以責之足錄君亦責其不卽褰裳乃知仙



宦原非共途今遂逐縉塵耽：青紫根訖玄學真癡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耻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詞王  
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  
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代  
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  
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  
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今劉孝標陸澄為  
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書五行志復得姜維  
報魏人書一章之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  
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之故維云：此元美  
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遇在羽山夫何  
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  
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弑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  
殺是蘇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弑而謂之見弑豈別有所  
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  
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楊雄亦不能悉逸  
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為之符驗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為然  
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為一說當時未必相繼



屬者原沉江後之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亡舊草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他誰

###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亦有理

### 禹娶四日即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即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即有啟也

###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為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蟲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王禹玉指以告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為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弑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



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為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  
微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即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真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為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真也  
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  
顯白為主殊無一毫古真意何以為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  
詩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餉廟辨

今高郵外露餉廟世傳有兩女子遇此過後一女入宿於人家  
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為蚤蚋所啖抵曉露餉而死  
余嘗疑之蚤蚋雖猛豈能啖人至死此女即貞潔亦豈能忍受  
此蚤蚋不自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江淮開露餉驛乃一  
醉人宿其處為蚤所啖江德藻北道記邵伯開露餉梁攸老云  
有鹿過此一宿為蚤所食至曉見餉則今所云貞女露餉者乃  
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秦有後人傳會露餉以  
為貞女夫亦有所風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中自有釋教儒者何  
必訟佛便周孔生西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  
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為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尚未沈江宋玉見其放作愁



憊恐其竟先已散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竟使反於身非如今人已死而招其竟也

###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祖答陶弘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即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晉梁相去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謂二王書即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文休曰二三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有說陶弘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誓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任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綴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也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右軍遺蹟不知是真偽但陶公所云此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為遺恨

###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釵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子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為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為天上火以戊己上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火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老者多繫意爵位不能自決往。皆妻孥所從  
與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  
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趨朝無氣力。又云老病  
傍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為妻孥所  
從。與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  
輩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  
年考滿臺有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  
亦有妻兒為從。與耶。一笑一笑。

龍耀卷之四終





疑耀卷之五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  
酷熱。不宜多飲。第蒼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  
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蒼梧。未審卽此寄生  
酒否。

螿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螿食之李。然  
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螿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  
之母。失明年久。嘗捷其婢。恨以炙螿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  
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旣盲而復見  
者。以食螿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螿螿汁酒。目中可去陳翳。孟  
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為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真可發笑。何異癡訶說夢乎。

阮宣子歛錢為婚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因是宣子勝事。然以王敦而與歛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為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蓋有祿。宣子竟從其命。為鴻臚丞。此與阿兄逆集。不皆與溫太真同受顧命。便啖一着。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過即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為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為憂生計耶。

帝王謚号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且始立謚法。謚其父為文。兄為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也為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雖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十四字。天攷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為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為棺。置遺



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  
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  
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剪燈  
餘話詞雖近藝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  
作彈琴記有江南盛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  
韓公雍按江西即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荊公集回家  
詩不錄李白蔡天祭問其故荊公曰才高識早言酒色者十八  
九天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遺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為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此州邊淮  
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

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即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  
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  
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夔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死洛邦奇  
嘗為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詳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  
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著繫之即合  
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  
事者誠加意此事詰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  
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朴指紳有京師多有乘驢者如草木子載李公紀  
為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特街



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四嘉靖初年覲政進士每三四人共  
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請注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常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既  
偶儻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  
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况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  
百篇為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  
率米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言近  
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  
王孟高岑諸子純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涉  
于淺易而才力頹弱故作者罕尚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少康時浞國之君娶

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求之女岐為其  
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為人所執者祇有一死乃極完節別無他  
說可自解者宋建炎間胡丘犯廣陵有晏氏者尤獻公殊四世  
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氏在俘囚中胡人欲  
脅而汙之不從或自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  
已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國破家亡乃偷生十  
五年欲何為乎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及也  
晉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  
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為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



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克諧之於敦已  
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立拒敦立敬而死後札故吏詣闕  
訟寬宜加贈謚卞壺議以札開門延寇不且進贈却鑿亦謂札  
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為申復當與周顛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  
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  
以贖壺鑿之議於是為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為信敦巨救札所  
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即以隗協于政為名亦豈忠  
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顛見誅而後見其罪即其向石  
頭時雖三尺豈不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為巨救此不足責  
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壺鑿議馭導乃抗顏  
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蕤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吃慷慨  
義形于色札既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為巨救以札  
之納敦為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蕤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  
嘗為敦從事中即從敦俱及敦敗撫亡入西陽壺中後因詔原  
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為從事中即又何疑導之  
以札為忠也導之黨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為一時元勳  
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閭者以杖擊之墜地折  
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  
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  
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  
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  
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  
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  
狀終日自運百甕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椽亦經營不怠卒



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收為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特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改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改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顧望母亦行高者毀未加以蘇峻之誅庾亮耻為之屈士行且濫先朝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乘史筆者能不曲徇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豈為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為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辰安在辰即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弟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為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往之有驗即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燄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



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即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生羽，生商，生徵，生羽，生宮是反其所剋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躐，者易持而常者難勉也士固有為天下之通責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久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為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副子可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於子禪乃為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



此乃曰如不可輔鄉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為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為孔明置詞矣

### 更漏

曆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為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為甚不肖者無論已卽黝之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為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辨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為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為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為撰樂語鄒辨不為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 邵堯夫不要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為大耶陳希夷嘗相神明逸不要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七歲卒古人不要者衰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過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



論即杜少陵數押為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法輕  
為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為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為宴楊  
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為贈畢曜顏狀老敬為偶題排律餘波綺  
而為皆足掩口

###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己卯周太常怡為  
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高程臺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  
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高以間入詔延杖下錦衣獄乙巳  
始以其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尚書決格營箕仙臺復逮怡丁  
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上寶闈空中有神語當釋  
三人謂御史富平楊壽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  
繫云怡寧國府人

### 晉八伯

晉時兗州八伯擬古八儂阮放曰宏伯却鑿曰方伯胡毋輔之  
曰達伯卞壺曰戕伯蔡謨曰朗伯阮字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  
綏曰委伯羊曼曰黠伯不得其解時兗州又有四伯以擬四凶  
張疑之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狼戾曰瓊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  
所以江泉之能食為穀伯也史疇之大肥為笨伯也亦以凶擬  
之能無反唇

###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於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  
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  
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故上元皆不禁  
夜至淳化元年六月乃詔罷中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  
之

### 蘇東坡寓惠



余嘗恆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一時邂逅止翟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內而吾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辛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即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眎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絕遺書為訣且譏好奇者之遇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朱沈顏為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蹈蹶不知稅駕之所也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居詩話引昌黎贈張籍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竄絕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天所司刑泉神抱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薛達拳鉤梯飈颭伶俜悔狂已乍舌垂誠仍鑽銘則沈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便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為高抗也

### 邊韶

漢邊韶嘗為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誠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况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詔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筭也且詔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歎班氏之先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為置而不論詔即為五經筭是亦未聞道者

### 孫叔敖

楚孫叔敖五傳載為焉敖又為焉艾獵杜預稱為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為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相故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詔之寒食據曆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勅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既合為一而又指為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為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烟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為并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一月甚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記



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昔乘乃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墜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春秋時口吻其為偽書無疑蓋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為信焚死之說甚為謬妄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為子推打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本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記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香礬漬木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香精乾石餽飯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餽不即此物陶隱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香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香餽飯光潤礬霞漿余里中烏飯即此注也第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生兒  
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未晦菴生其父松於時日亦作詩行  
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湊丁助征戍昔今辛苦  
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  
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為豫章  
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劉四張五前此未聞  
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避暑於李氏園亭題  
壁云荷舞竹凡宜永日冰壺涼葉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  
謫仙蘇二來素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  
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  
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句龍即后土  
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桓五穀故祀以為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  
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  
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為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  
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  
社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為社故出行者皆  
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  
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為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  
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為之亦無定日社工部社  
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詁以為談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



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為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偽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刑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通庸謀逆說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俛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蹶不能宣上惠甚左右搦筮亂下奇臂打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為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為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即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双螺未學同心結垂螺双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對毛脩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率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勅三十卷行于世弟定審覓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章冠樞衣受業著錄十人夫以講堂為授堂又四遠章冠為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為上秦李斯真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愛而為肥已逮於古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隳承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偽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噓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擣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邗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駁馬奉妓人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頌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及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即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為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為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婦人不宜稱姬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為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也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以姬為姜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為人之妾邪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頰截鼻刑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一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即有官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



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考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  
劓者赭其衣犯膺者以其墨蒙其膺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  
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扉當  
刑又詳當宮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斬人體鑿其行形曰刑  
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諸再考之

張德劔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  
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劔書也德劔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妾及閱唐  
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  
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為武氏又南氏姓源夔譜  
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記南字長封荊州号  
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脉譜子仲之子曰文德而有文在手左曰  
魚右曰羊及長封遼陽為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  
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脉譜文王曹夫人  
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為氏此皆譜牒家  
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  
因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為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為  
驗輕重不差則為念足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  
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葉師為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  
入室之初婢僕有不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号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為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尊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尊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草尊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真身如此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植人為鶴形虎形其人豈真如鶴如虎哉陶弘景乃疑佛氏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為三王五帝何恠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詔為鉅靈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為謚也故三五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為皇帝將何稱



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為韻竹以堅為材故肥壤桓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之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城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為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為葉石而肥者為疾疾也

葉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令遠葉樹監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葉樹為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雜錄亦為葉樹豈樹有名葉者耶抑或可為葉之樹也若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葉樹之下至大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教譯而後成因憶弭丹初入中國者實名阿保機時李琪謨賜弭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帟自虜中云虜人實呼為阿保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拍篤其後又譯作乾葛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為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及樹下語一一契今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曆泯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帟餘於終



而誤用之者耶

### 姻媾

今世諺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婚曰姻媾胡故切媾刀到切皆愆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辛曰媾毒者正義云媾躬到反毒酷改反索隱云媾姓毒名漢書注媾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与媾毒淫生誅故世人罵淫曰媾毒廣韻亦云毒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婚為姻媾也其起於毒耶是媾毒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為厭若窶者貧氓即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為烏寶主人也固宜

###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為言晉江傳公夏畧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為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笋為貴徵其族人妬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夏外即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 子孫用祖宗樂

韓死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癸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于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為樂蓋子孫



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窮  
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  
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死洛復起而  
贊之

###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  
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為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  
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  
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為卿大  
夫之服余因詳檢東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  
但據當時所見爾

###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  
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九夏月雨天皆可種也若  
杜少陵詩西窻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竹石林避暑  
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 持齋

宋文帝嘗詔求郡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  
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天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燠應節  
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  
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為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  
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  
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疑耀卷之五終



疑耀卷之六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勤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總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斝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茶郭璞註可以為羹飲早采為茶晚采為茗一名苻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比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即歸其好客如



此宋江鄰幾作雜誌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鸞鵲好客  
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改聞見錄  
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連聞之即懷詩文求見濟  
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  
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  
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既隱文焉  
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為哉

###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  
人以聲音相傳大子是詞細字是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  
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  
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又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  
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  
於可被管絃与否不復問矣

### 書簡府死罪

侯賾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帛表問疾不得輒行晉人  
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  
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 張楚

陳勝自立為王号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  
楚為秦滅今立之為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為是  
立楚而号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  
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  
宋儒費幾多說話

### 孔子賣丹求



季氏伐顛，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求！七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奸，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上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沈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其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為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為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即所耕之粟，亦毛也。在伊川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為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弟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求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昨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為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早與東里微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剖羊以血，兩社讀王國早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寃，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啣碎之。左



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寬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况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鹿而况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為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叔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建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篯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篯或云卽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為之君又以聖人為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不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哀為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既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鄆城西又有堰朱城瓊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墓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既立其子娥又奪之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釋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偽撰此書為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士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任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相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為有昏妄則以小人



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庠音相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為楚地敖象雖封於零陵乃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狗葬乃出於宋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為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為庠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号泣於田為怨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閨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号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号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為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漢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為狀欲其闡揚玄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七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為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擊虞流別論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為九言余儉諸本皆云洞酌之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悞金石故仲治云然耳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溫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為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忘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為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郊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辨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声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錄為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具九而二十七為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具九而七十二寸為之長也亦以木為數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為君小絃為臣五絃第一為宮其次商角徵十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瀆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四下方法天



地十三徵家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大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為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雖不各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減二十七絃為五絃減七尺二十為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為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鴛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卽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蘆河簡河索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大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志畫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顛然謬戾者班固以溥池為徒駭而不知溥注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鴛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簡方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之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鎮闕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析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期犯之卽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平乎鄆元水經得白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兗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鄆元為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 龍涎香

龍涎香真偽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霓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牛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



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  
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  
出其涎為太陽所燥則成片凡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  
斂腦膚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  
浮水積而能堅斃人采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  
則黑白者如百葉煎而臈理黑者重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  
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  
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  
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竟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  
洲屿積多年凡兩浸淫氣盡滲於沙上中魚食乃因竟吐涎魚  
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積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  
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真偽莫辨余故錄之以廣時人  
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臯祿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是矣獨云隸多凹篆  
多凸則洪适之隸狀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  
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  
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共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嘗名柴桑  
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別為一山而曰子廬  
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蒂空不可  
採皆以刀斧剝取其枝故以為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  
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蒂牢之說殊



不然也

消摩

呼藥為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以木為之其形如履前廣後鏡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瓦其擊壤之遺乎得吳盛彥有擊壤賦曰諭衆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凡化勢罪一殺兩或擊之法乎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為馬軍乾沒日惟以柘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官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特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今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皇封泰山松為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為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為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菽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為男淫女東門之粉其卒章貽我以握菽、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菽之贈為女淫男此先儒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字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檄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識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秘書省所藏鐘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為千字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字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偽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為骨即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蘭一名珍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寡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袖子花皆可為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稅者以香名壹卽其人耶得未言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袖花皆未有製者試為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得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為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辛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号而朔嘲焉曰吐口無毛聲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予為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警，鳥哺鼓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為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警，詭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



交之態也非詖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為隱語其詖欺更甚以其  
無毛之口為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為齧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  
食為雀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豚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  
訛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綽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羽  
桃葉而稍大花如今之玉蘭花紅如涯丹一樹常數十枚春夏  
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盃其殼堅硬其中有  
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  
唐李琮詩醒味魚中墨衣裳木上棉則此棉亦可作衣裳今止  
克相禱而已方勺泊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為布布上出  
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氍布也氍音燂第余  
鄉既未有以木棉為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為何  
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叻布卽白氍布乃西域木棉  
心所織者余嘗見之實類褐裳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  
敏遜齊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為之不知六祖信  
衣卽林邑等國所產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又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棉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  
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舂去子線弦竹弘置案間振掉  
成劑厥功甚艱固初有一姬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  
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絰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  
悅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姬卒工人祠焉陶九成元人  
也世代尚近其詳著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  
為何樹吉貝為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  
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汨宅編謂海南蠻人能  
為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



當如秦泚間織褐試倣其法以織木綿便可成有不必復求道  
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為吉貝其声稍轉為家貝或云非木棉  
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為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  
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為朱提亦  
可以金為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双飲盞其銀得朱  
提亦非以銀卽為朱提也

### 蜀漢不制樂

王國時魏最强吳次之而蜀為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蓋人  
才文物亦卑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  
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  
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照及此耶抑其人皆樂  
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  
氣當國分皇甫謚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為紀據河山  
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為主彼亦是非此亦  
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為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  
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  
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  
不暇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紜不一耳今諸說不具  
辨姑以周禮注疏辨之賈公彥謂吳越地南而星北蓋以國屬  
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  
封大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况後之前謂吳越者



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十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以日月薄蝕杪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某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槩耳今誤郡邑志乘者卽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凡滕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微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纏度故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竜南方鸞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當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為家宅第幾為牛馬第幾為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微應耳千古不泯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十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也。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



謀祝融之屬續頤頊之五莖帝嘗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諸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即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而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為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天人及武帝完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即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為民即無逸徇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為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邠子不密失其官窳戎狄間不密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太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為西伯文王純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秦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為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秦誓經文為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成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鷓陽公著秦誓論定為即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即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為正

###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己有名第其時己有日滯不快之訾見范



成大驂鸞錄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竟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他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為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為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於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竟見即雩乃建己之月不待雨陽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己為民祈禱至於雨陽愆期之日又復為民祈禱也今建己之月大雩古禮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為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為鈿最目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鈿為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意免其髡與鈿也若如今之為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為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亭字與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為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



作而訓借作俱言星与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与雨俱下又是夜問胡從而辨其為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恆星不見以為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 燒酒汎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卽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故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 龍蛇歌

鼉蛇歌介子推作名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但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花又以為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者是乃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為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及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為觀奕一以為聽琴當是二事而兩傳也

### 盜跖

盜跖人知為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為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目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稱為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



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陸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為今隸則隸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傳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揚子方言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 弱翰

揚子雲荅劉歆書雄嘗把三十弱翰筆費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無弱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近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即可書數行場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指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即今水筆也

###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疇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雷浴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積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疇少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為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 鱸魚

潮有鱸魚之害也皆知為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



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煉氣服食為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身和谷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子日見而身復之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堙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道書胡戩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馬不誣余謂此碑固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父子然復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中郎筆猶王子敬好書洛神賦故也一有洛神賦輒以為子敬書耳

###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尤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即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為離反縣漢為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即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君為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即禹之師墨一曰默怡音台矣帝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即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皆



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為氏堯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顛頭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也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為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純儒者宏博士也誤逸民史行于世顧不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其闕

###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六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為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為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賁而後別為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為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賁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為氏乃復以孔為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玄鳥也契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為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為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為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為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為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為嘉美義耳

### 癰疽瘡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佞人瘡環趙岐以癰疽為癰



疽之匡瘠環者瘠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未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為雍雖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疽疽雖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雖名非癰疽之匡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為姓其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為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尫因其尫而名之非巫之名与姓也瘠環者名或為環其人瘠弱故呼為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為長某小者為小某之類是也未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 王荆公不知詩

北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粹以景遇值以成章改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北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是為儒者說也姜肱傳盜就瀆廬求見注瀆廬即精舍也晉孝武帝奉佛立靜舍於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居當名靜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耳三國志注江表傳千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舍矣

###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賈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七八



笑  
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非真骨血耶一笑一

疑耀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耀卷之七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  
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  
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  
及遷別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  
宋元祐間，秘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  
亦不追叙。秘書少監劉攽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  
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  
快乎。

看畫時知孤寒

宋文路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名畫，如李成山水之  
類。某乙官人借去，模一本送與文路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



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路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真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路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路公疑視兩本。久之曰。畢竟某乙者是真。衆賓亦相与和曰。某乙者是真。某甲更不作声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於昨日論西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驢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來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河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 醴

晉元王為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來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將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

三升。用水以椀計者。信乃粥之。入麴八兩。醱半麴。以飴為醴。殺四之一。加麥蘖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可且醇。劇飲不醉。豈即醴耶。

### 鳧魚髓

鳧魚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鳧髓。謬甚。

### 不信夷奔扣馬

夷奔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為。况彼皆華阜。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 穎師彈琴詩

歸冒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為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絛声妙處。惟琴為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為譏評。



耳。余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掌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見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水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合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即顧師亦非善琴矣。

###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辨之。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牲血食謂之祭。蔬果精修謂之醮。何圖經曰。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為主。北斗為宗。是三洞既有二十七等之齋。復有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設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况設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真靈耳。豈宜改銜易服。別作一式乎。婦人在軍中。

### 磁罌

宣和格古論。古人稱磁罌。皆曰某罌罌。某罌罌。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罌罌。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罌所製。而凡尾罌俱稱磁罌矣。

###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艸者。謂視天子所艸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



今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州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今司馬相如視州。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州之義。而稱視州。不亦謬乎。

###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昏。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鞠欲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既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月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為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即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於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 皮船楸矢

宋太祖為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卷連弩射之。矢大如楸。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 綃易虜首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綃。購胡人一首。計用二百万匹綃。則胡人可盡。今制虜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綃。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不能易虜一首何也。

### 王勃千歲曆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曆。其言五行之運。以上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



年。水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故云。是胥為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况也。未知孰是。

曷字辨

曷从日。从白。日者辭也。白者聲也。無義。曷。天氏之幣。曷字从土。从日。日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字渴同。所謂田竭。田竭。土事。古人曷多作井。又說文。曷。蓋也。與鵠皆音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故曷作盍。且渴。竭。本从盍。竭。一从蓋。盍。盍。一皆从曷。世不知爾。

李虛中以痘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疽危背死。不知其曾自推并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却到坤處。為九還。此宋張景之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况於人乎。故養神者先氣。先養腦。先養精。先養血。先養水。

天門閱

宋王文正公且。幼時見天門中閱。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藉。即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字。余初以為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閱。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窓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即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龐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美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是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問也。若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掌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淹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邦後而來織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臧。孫氏晉出而一出於高。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遺譜。避仇隨母。顧養寄冒之類。粉然襍出。如之何致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攷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為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封禪也。然既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即以之為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紀耐以上誦之是也。耐者去煩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彫。後人而辱耐之。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為耐。自有晁策能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為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為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刪去不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礼部韻

礼部韻畧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有五字。分為五声二異韻。其門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麋御週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回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馮韻從籍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河其緝悉。於他韻而間畧於此也。况變隸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及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叙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有小石

易傳說卦艮為山。為小石。他卦別無為大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為大小石。二陰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戒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義曰磐大石。艮何止



為小石。亦為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過  
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為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為巽  
坎。故土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為震巽。故辰為  
之聲。則石為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夫則為  
星。而星在地則為石。氣類然也。

####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戶。叶下以將。卽席叶作皆古音  
也。如中庸樂記札韻問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  
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  
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蓋古  
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訓詁求詩。徒說其義。  
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可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  
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 四民

古之為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為親民。而獨  
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為之吏。竊意與賢出長。與能入治。卽所與  
之賢。能為之吏也。故經文亟稱卿吏群吏。此時儒無非吏。無  
非儒耳。

#### 古琴

經與琴瑟並言。嘗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吳  
琴以官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卽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  
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  
今人之弄手取聲也。新調淫聲。鬪瓊綵縵。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大鈐

道家有火鈐之說。鈐金也。火鈐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  
其緒耳。河圖之為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



西者。二七來之圖。亂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若干洛書者。金火入用之。故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夕之下為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震。之木為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鈴。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鈴冠。宵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下流金火鈴。非外崇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為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災運之中。否火反克。火曾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葉之君。况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夏啟。畫繪古聖賢。其所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所以其門人為配。凡今州郡。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纏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太學。推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 曾點鼓瑟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託興寓言。無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侍瑟三誦。覺得春入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



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 乞燔

孟子乞燔章。先儒疑章首有關。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尊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燔字。此二章以燔夫子。燔良人。存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者。若曰人皆可為堯舜。而不得為者何也。遂及乞燔事。韻釋燔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燔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問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燔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為堯舜矣。

###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已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於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于王舍人。君賜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於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喪。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改葬者。假葬也。古有假葬三年。即吉之條。晉郄詵母亡。便於此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改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 帝王之後皆蠻夷

閱諸傳記。古帝王之後。多為蠻夷戎狄。巴人出於伏羲。玄氏。卷九州。戎出於炎帝。諸蠻髦民。党頂安息。出於黃帝。白民。防。爪。驩。夔。三。饒。出於帝鴻。準。夷。允。夷。鳩。蓼。羣。舒。出於少昊。昆。吾。滇。濮。歐。閩。駱。越。出于高陽。東。胡。僭。人。暴。夷。吐。渾。出於高辛。句。奴。交。歿。沒。鹿。無。餘。出於夏后。夫。中。國。姓。氏。譜。系。且。不。可。據。而。謂。蠻。夷。戎。狄。皆。系。於。帝。王。其。可。信。乎。昔。元。觀。自。謂。蒼。林。之。後。慕容。自。謂。厭。越。



之後。赫連自謂。伯禹之後。亦猶安祿山自謂。昌意後耳。古帝王有知。能不髮指。

###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誦之也。余不以為然。子即不肖。亦豈昔志父事。書耶。元人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魯夫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也。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携之以竄。遂失所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

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為書以付男陞。則第壁之子。丞相撫以為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即陞耶。丞相被誅陞既。衰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丞相所出耳。宋史即謂丞相無子者。蓋隨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丞相雖死。而興復宋室一念。日猶不瞑。誤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為伍負者。故壁也。父既不忠。子即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無子。以絕人望耳。丞相有二弟。曰璧曰璋。皆云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即位。寢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為興文署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余年。既云至元間。出為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傳至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也。嗚呼。壁之以城降于



元也。元主呼壁曰。是能考順我若壁者。亦難為兄矣。宋史既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者。亦復州。而丞相被執時。即余鄉五坡嶺。兩江亦余鄉。滯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錄。故詳著焉。

###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室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漢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瓊琤時駐馬。盡工暗地画真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

### 禹錫玄圭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賜玄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沉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沉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尚為人臣。而以玄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為上賜。下之義。若如沉說。以禹錫玄圭為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為賜。以錫為贄。終屬強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尚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且壁藏歲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玄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既失。蔡沉亦未為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為國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皆無今有者。皆以為災。如有或書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為郭公。疑此郭公。為如書或書蜚之類。謂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大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即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強為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即鮑明遠。初曰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定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為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即昭明所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為后。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豎弟楚之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即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遺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為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帝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為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今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陽冀青兗。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地理志謂監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而禹因之也。余按真源賦伏羲別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錄又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於商。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於夏商。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羲黃帝時九州之名與夏周同否。

### 誅少正卯

孔子撰相事七日。即誅少正卯。此固去惡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真相也。特撰之耳。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內。萬一其樂至。則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夫子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而自用。戾以取敗也。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為侯表暴者。至今侯與晉賈充唐許敬宗諸匪人同科。余竊寬之。壽曰樊鄧之敗。侯實自取。荆州一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為謬。固宜嗟々。侯死而荆州失。此非侯罪也。侯圍樊鄧時。居江陵供軍資者。糜芳。壯聲援者。傅士仁也。二人者憾侯積輕之。不悉相救。更聞侯欲還。且置之法。故二人入權門迎權夫受斂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留不甯問乎。不即問之語。復宜漫以啟叛心。侯計誠在。然以此罪侯。謚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也。余閱國志趙翊軍之謚。頌平也。其議甚詳。當時議謚殊不草々。且張新亭謚桓矣。馬平西謚威矣。黃漢升謚剛矣。諸公皆出髯下者。皆得美謚。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于侯。諸公議謚時。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葦。豈皆有憾於侯。而故加以不美之謚乎。謚法有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



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過侯者。謚曰壯繆。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為繆。庚之繆。橫生訾議也矣。壽之闕於謚也。第壽之議。抑亦有端。侯為氣多上人。於士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即當時謚繆為穆。安知無芳仁輩若者。不以繆庚之繆。藉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即諸葛武侯尚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謂繆為謬。惟以快謗。愚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伯約萃共拔壽古乎。余文人謝少連者。誤季漢書。輒復因沿壽說。故詳辨之。以貽少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為侯吐氣。

### 薛居正書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携資產。改適齊賢而為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真宗。既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真宗著令不得賀其居第。而向敏中則賀之。於是柴氏憾

###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郭汾陽二十四考書中書。余嘗思之。不得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為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軍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為中書令。乃德宗即位建中元年也。是為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為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叙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為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即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為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為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慎疏。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玄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未為定式。



二十七年敕文亦云。三載考績。歷甫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討之考也。故汾陽當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為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即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負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為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為考功負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即為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者。亦每一考。即紀錄于中書者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是正之。

### 閔侯謚辨

漢閔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之謂侯剛安上。并憾敏中。亦許於真宗。謂敏中嘗求娶已不許。故陰託安上此一娶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貨聞抑以色重耶。

###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本。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集。益州卿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亦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為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捷點漆而書。中古有墨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晉陸雲女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為燼。乃



成墨非磨汁即成墨也。魏晉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為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木制之為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木製之為片也。故宋元章書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落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為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邽。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迥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也。第知廷邽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益出於高麗也。與張迥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墨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以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筭。有璽筭也。鄭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卣。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皇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扁而方。大僅一寸許。紐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面曰印之背。即謂鼻紐。印之面。即印之篆。鑄字空處為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卽解去其組。而用訖復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印皆佩於腰。故曰文二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部官文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繫



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揚虞卿為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重而大。既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益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資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為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為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為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麇。左傳秦施糞。晉施刑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萇弘。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施其親。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

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之繼尊賢之意乎。

###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一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先大焉。稷之後為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恆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大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有。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為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為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以諸卷別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即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即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為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彥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詩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為非熊嘆耳。若其蒼林為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慶與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相自生

鳳鶴火之禽。相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栖。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餘赭點之土。心星照之。則梧相自生。是梧相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相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况焚滅之餘。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謹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者。宋人胡易鑑者。能



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磨無屑得  
丁未探花。蓋字文臂即苑也。殿諧其声乃以無膚去肉為殿頭  
之祥。所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以拆字法也。易鑑。有易說行  
於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真蹟

偶友人持宋人真蹟。相過。責鑿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  
道勁不減蕡黃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蕡黃米蔡真蹟在世不  
乏。石公此蹟。真鳳尾麟角矣。偶聞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  
介言。介字性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今復永叔書言。介幼  
學書。至於壯積二十年。訖無所成。且不能自字一刺。必倩能者  
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  
屑々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毫將以取高於人。特六執之一  
耳。善也。鐘王。物如虞柳。不過在君之左右。供事圖畫。近乎執伎  
以事上者。此皆強辨以解說其無能者也。前友人所藏為偽蹟  
益明矣。

